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的认知基础和模块化

瞿霭堂 劲 松

[提要] 本文从类型学的视角,使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研究藏语的多动词谓语句,为这类句子定性定义,并全面、系统、综合地从内容上探讨它的性质、特点和类型,从形式上探讨它的模块化及其语音变化方式,从历史上探讨它的形成和演变。

[关键词] 藏语 多动词谓语 模块化

人类在活动和思维过程中常常涉及到多个行为和动作,为了表达思想而创造语言时,就不能不在编码中使用多个表示动作和行为的词语,并为这些语词之间的关系确立解码规则,以便准确表达和理解。在语法研究中,使用多个表示动作和行为词语的表述及其组织规则早已受到关注,特别是随着类型学的兴起,这种研究已经成为类型学的一个热点。国外对汉语和东南亚、非洲、大洋洲、亚马逊流域等地的语言,甚至克里奥尔语的这种多动作和行为的表述都做了详细的描写和研究。(Aikhenvald and Dixon 2006) 由于一个表述包括了词、短语、句子、篇章等大小不同的单位,根据不同视界以及研究对象和目的,使用不同理论和方法,无论研究的范围、内容和成果,都有很大差别。表示动作和行为的词语主要是动词,这种研究基本上研究一个表述中多个动词的现象。研究的单位大多限于句子,而句子又有简单句和复合句之分,这种研究又限于简单句,即一个主语和谓语且不包含分句的句子,因为谓语是几个动词,也可称为多动词谓语句。不同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各不相同,因此国外对这种多动词表述的名称也不相同,如 verb serializatio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verb concatenations, tandem pattern of verb expressions 等,反映了从动词本身、动词结构和动词表述等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同时也反映了对这类句子的定性差异。本文从类型学的视角,使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以藏语为研究对象,为这类句子定性定义,并全面、系统、综合地从内容上探讨多动词谓语句的性质、特点和类型,从形式上探讨多动词谓语句的模块化及其语音变化方式,从历史上探讨这种谓语句的形成和演变。本文使用藏语的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两种语料,一是通过比较可以说明历史演变情况,二是因为卫藏方言在一些情况下主语与动词谓语性质的一致关系已经比较模糊,安多方言则保留古老状态,而这种一致关系对识别谓语中多个动词的关系有重要作用。

一 多动词谓语句的性质

研究一个表达中多个动词可以有两个角度:一是从词的角度,即把多个动词视为一个结构;二是从句子的角度,即把多个动词组成的谓语视为谓语的一种独立形式。由于研究的对象、研究目的和方法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研究的切入点。上述国外的研究大多是从

动词的角度出发，所以称为“动词的序列化”或“连续动词结构”。对汉藏语言来说，单纯从动词出发就不合适：首先，汉藏语言的语法成分不是单纯指向语词，而主要是指向短语和句子，动词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词与词的关系；其次，汉藏语言的语法成分，即所谓的虚词大多由实词演化而来，它的语法化程度与词本位的形态或词尾成分不同，常常还保留着部分实词性，即还具有原来实词的一些语义和功能，如果单纯从动词出发，这类在一定程度上虚化的动词就会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而这类虚化的动词与实义动词相辅相成是构成多动词谓语句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汉藏语言须从句子的角度，将多动词表述视为特定谓语句的根本原因。

多动词表述研究的范围太大，涉及词、短语、句子、篇章等大小不同的单位，确定研究的单位成为必要的前提。一般确定为句子，因为句子是表达一个完整和统一思想的最小独立单位。但从结构上说，句子又有简单和复合的区别，即构成句子的成分或单位多寡不同，复合句包含了多个短语或分句，不同短语或分句之间关系复杂，不仅主语可换，谓语关系也十分松散，在表述一个思想时，虽然具有完整性，却常常缺乏统一性，不能集中反映多动词谓语句的特点，也不能把多动词谓语句与其他谓语句区别开来，甚至动词之间的关系会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发生混淆。因此，本文研究多动词谓语句的简单句，包含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只有一个主语，谓语中只有一个动词的属性与主语相呼应；第二，除重叠形式外，语法成分只添加在谓语中多个动词中的一个动词上；第三，谓语中的多动词之间不能插入任何体现句子关系的语法成分，比如连词；^① 第四，无论一个表述中包含多少动作或行为，只能表达一个统一的整体事实，也即单一话题且只指向一个实时的动作或行为。这种选择符合研究对象藏语的特点，并排除了枝蔓，能够集中指向多动词谓语句，从而充分显示这种谓语句的不同特点，凸显出类型学的意义。

多动词谓语句与单动词谓语句从谓语句的角度来说，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的差别在于动词指向的单一性或多元性，涉及到不同的语法编码规则，而不同规则决定于对不同动词的指向和属性的认知差异。特别是藏语没有对等性的多动词谓语句，即没有多个处于平等地位动词的谓语句，只有处于主次地位的非对等性的多动词谓语句，这就需要通过主观的认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不同的编码规则。因此，研究藏语的多动词谓语句，从语音、语法和语义多方面识别动词之间的主次关系是确定多动词谓语句性质的重要条件。

由于藏语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的不对等属性和动词语法化程度的不同，研究藏语的多动词谓语句时，既包括实义动词，也包括虚义动词，研究范围大于一般不分主次的所谓连续动词结构，从而涉及到时态和语气等多种语法范畴（详见下文）。这种定性差异是由于对多动词谓语句性质认识的不同。

二 藏语的多动词谓语句

（一）动词的分类和属性

从研究多动词谓语句的需要出发，藏语动词可以从语义、功能和属性做以下三种分类。

^① 我们只研究 *ne sama sa ka ndzo ydze*。“我去吃饭”，不研究 *ne sama se ne ndzo ydze*。“我吃了饭再去”。因为后一句中两个动词间加了连词*ne*，前后两个动词可以扩展为两个分句，而且还可以更换主语，前一句则不行。详见下文。

1. 实义动词和虚义动词。实义动词指表示一般行为和活动的动词；虚义动词主要指存在动词 $j\theta\eta^{12}$ 、 $tu\eta^{12}$ 和判断动词 $j\eta^{14}$ 、 $re\eta^{12}$ 、 $j\theta^{14}$ “来”、 $\tau\theta^{12}$ “去”、 $\tau\check{h}\theta^{14}$ “发生”、 $t\check{h}ar^{55}$ “完”、 $ta\eta$ “给、放”^①等作为语法标记的动词。虚义动词都是由实义动词演化而来，而且与实义动词并存并用。

2. 开放类动词和封闭类动词。开放类动词指逻辑上无数量限制的动词，封闭类动词指有范围和数量限制的动词。实义动词既有开放类动词，也有封闭类动词，虚义动词则都是封闭类动词。开放类的实义动词称一般动词，如 sa^{12} “吃”、 $\tau\theta^{12}$ “去”、 na^{12} “睡”、 $th\theta^{55}$ “看见”等；封闭类的实义动词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j\theta^{14}$ “来”、 $\tau\theta^{12}$ “去”、 $\tau\check{h}u\eta^{53}$ “使”、 $\tau\check{c}ur^{14}$ “变化”等，具有一定目的性和趋向性的动词，称趋向动词；一类是 $j\theta^{14}$ “来”、 $\tau\theta^{12}$ “去”、 $thu\eta^{53}$ “能”、 $ci\eta^{53}$ “会”、 ko^{12} “需要”、 $\tau\check{h}o\eta^{53}$ “可以”、 re^{14} “该”、 $t\check{h}ar^{55}$ “完”等，赋予主要动词一定补充意义的动词，称助动词。开放类动词与封闭类动词有五个重要差别：（1）一般动词与趋向动词只能间接组合，中间必须添加联结成分；（2）一般动词与助动词只能直接组合，中间不需要添加联结成分；（3）一般动词、趋向动词和助动词与辅助动词既可以直接组合，也可以间接组合，中间可加联结成分，也可以不加；（4）一般动词与趋向动词组合时，趋向动词是主要动词，一般动词与助动词组合时，一般动词是主要动词，一般动词、趋向动词与辅助动词组合时，一般动词、趋向动词是主要动词；（5）趋向动词、助动词处于主要动词之后，辅助动词处于主要动词、趋向动词和助动词之后。

3.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是可以带宾语的动词，不及物动词是不能带宾语的动词。藏语及物动词谓语的主语要加施助动词作为标记，主语与动词形成呼应关系；不及物动词谓语不加标记，是区别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主次关系的重要手段。

上述分类从动词本身来说具有相对性。一些动词是跨类的，如“来、去”等既可以是一般动词，也可以是趋向动词、助动词和辅助动词。助动词既可以是一般动词，也可以是趋向动词和辅助动词。判断和存在动词也一样，既可以是一般动词，也可以是辅助动词。

动词的属性与分类没有必然的关系，是指动词在构成语法范畴时本身所附带的语法意义，除及物与不及物的属性与分类有关外，还有如不同人称、亲见未亲见、肯定不肯定、自主不自主等。这些属性主要体现于辅助动词。不同属性之间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互相交叉的，比如未亲见不一定是肯定不肯定的，第一人称既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不肯定的，第三人称不一定是未亲见和肯定不肯定的等。这些属性主要在多动词谓语句的时态和语气等范畴中体现出来。由于本文是对多动词谓语句的宏观研究，加上这些属性在不同范畴中无论在语义和功能上都比较复杂，列举时只涉及与多动词谓语有关的主要属性，不详细说明这些属性在有关范畴中的全部细节。比如作为辅助动词而形式不同的判断和存在动词主要表示不同的人称，但在一定情况下也表示肯定不肯定、亲见未亲见或自主不自主等附带意义，不再分别一一举例。

（二）多动词谓语句的特点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有以下特点：

1. 藏语只有非对等的多动词谓语句，没有对等的多动词谓语句。对等与非对等是指多个动词间的关系。对等关系是指动词之间处于平等地位，比如添加时态或语气范畴的标记时，

^① 本文例举所使用的语料包括两种方言：卫藏方言指拉萨话，安多方言指夏河话。由于卫藏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没有声调，区别明显，不再注明。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的认知基础和模块化

需要添加在每个动词上；非对等关系是指动词之间处于不平等的主次关系，多个动词中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其他都是次要动词，添加语法范畴的标记时，只添加在主要动词或助动词上。比如藏语及物动词的主语后要加施动助词与及物动词形成呼应关系，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则不加。例如：^①

tontʂəp ndzo ɣdʒə ret. 东珠要走了。
东珠(人名)去 TZ PF

tontʂəp kə jike ndzə ɣdʒə ret. 东珠要写字。
东珠 SZ 字 写 TZ PF

在多动词谓语句中，主语是否添加施动助词是根据主要动词。例如：

tontʂəp tʂhə len kə ndzo ɣdʒə ret. 东珠要去打水。
东珠 水 取 XZ 去 TZ PF

tontʂəp kə ŋa tʂhə len kə ndzo kə ndzək ɣdʒə ret. 东珠让我去取水。
东珠 SZ 我 水 取 XZ 去 XZ 让 TZ PF

从上例可见，“去取水”的动词连用中，作为趋向动词的“去”是不及物的主要动词，主语不添加施动助词。“让去取水”的动词连用中，作为趋向动词的“使、让”是及物的主要动词，主语要添加施动助词。这种动词的主次地位在认知上取决于说话者对动作和行为的时间顺序和动作的实时指向，“去”在“取”之前，“让”在“去取”之前，最先实行的动作、行为和对动作的实时指向是认定主要动词的根据。

2.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中的主要动词都是实义的一般动词和趋向动词，助动词和辅助动词不能作为主要动词。

3. 多动词谓语句中出现的动词有数量限制，上文安多方言中使用“使、让”动词连用时，最多出现四个动词；同样情况，在卫藏方言中由于存在动词有三种形式(jøʔ¹²、tuʔ¹²、jɔ¹⁴ reʔ¹²)，jɔ¹⁴ reʔ¹²包含两个动词，上述句子就有五个动词。例如：

tõ¹¹ tʂup⁵³ kiʔ pu⁵⁵ ku⁵³ tʂhu⁵³ lɛ⁵⁵ ka⁵³ tʂo¹² ru tʂuʔ⁵⁵ ki⁵³ jɔ¹⁴ reʔ¹².^②
东珠 SZ 孩子 水 取 XZ 去 QZ 让 TZ CF
东珠正让孩子去打水。

4. 由于藏语的虚义动词具有虚词性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语义上保留原来一定的实义，功能上指向词组和句子，句法结构上与作为独立使用的动词相同或相似，语法化的轨迹清晰，在词汇上虚化的动词与所从来源的实义动词并存并用，因此根据汉藏语言虚词的这种虚实两面性，(瞿霭堂 1995)从谓语的角度，这些虚化的动词依然视为“动词”，称为辅助动词，不认为是单纯的语法成分，而是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的一员。

5. 虚义动词在多动词谓语句中只作为主要动词时态或语气范畴的标记，它们既可以直接加在主要动词后面，也可以加在助动词后面，因为助动词在主要动词之后。例如：

tontʂəp kə sama se soŋ. 东珠吃饭了。
东珠 SZ 饭 吃 SF

^① 语法成分略符：TZ=时态助词，SZ=施动助词，XZ=限定助词，CZ=存在助词，QZ=趋向助词，YZ=语气助词，PF=判断辅助动词，CF=存在辅助动词，SF=时态辅助动词。

^② 藏语动词后加一个敬语动词nā⁵⁵表示敬称，本文不计入，如计入可有六个动词。

tontʂəp kə se tʂar soŋ.

东珠吃完饭了。

东珠 SZ 吃完 SF

6.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中,作为动词之间联结成分的助词与辅助动词和语气助词常常发生模块化,即通过语音的减缩形成一个模块,成为一个与原来语音有关的独立语音单位,也即所谓的“词化”。这种模块化的语音减缩现象具有条件性,比如只发生在第一、二人称,第三人称就不减缩。也有一定的习惯性,比如有些情况既可以减缩,也可以不减缩。这说明了“词化”的过程。

(三) 多动词谓语句的类型

根据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的不同性质,按不同组合分为三个类型:1. 实义动词和实义动词,2. 实义动词和虚义动词,3. 实义动词、虚义动词和虚义动词。由于每个句子必须有一个实义动词,第3种类型,主要是讨论虚义动词和虚义动词的组合关系。下文将从结构、功能、语义以及语法化的历史演化过程探讨不同性质动词组合关系的类型学特征。

1. 实义动词和实义动词

从结构上还可以分为两个实义动词直接组合和中间需要加定位成分的间接组合两类。定位成分是指确定动词主次地位的语法成分,也是确定动词之间语义关系的成分。从组合的动词来说,直接组合的是一般动词和助动词,间接组合的是一般动词和趋向动词。这反映了上述藏语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的不对等性特点。

(1) 直接组合

前面动词是主要的一般动词,后面是次要的助动词,如果主语与动词的及物性呼应添加施动助词的话,根据前面主要动词的性质。后面的助动词有“能”、“会”、“需要”、“敢”、“可以”、“愿意”、“该”、“完”等,数量有限。从历史上看,主要动词原来要先名物化,后来名物化成分消失,两个动词就直接连接在一起。例如:

ŋa thaŋ ŋa ŋa thəp kə.

我能睡在地上。

我 地 CZ 睡 能 YZ

ŋe^① jike ndzə ɕi kə.

我会写字。

我 字 写 会 YZ

tʂho ndzo tʂhok kə, kheka ndzo mə tʂhok kə.

你可以去,他不可以去。

你 去 可以 YZ 他 去 不 可以 YZ

ŋe hwetʂha ndə tʂher ndzo ko.

我把这本书带走啊。

我 书 这 带 走 YZ

ŋe hwetʂha ndə tʂher joŋ ŋa.

我把这本书带来啊。

我 书 这 带 来 YZ

da ŋa ndzo ren kə.

现在我该走了。

现在 我 走 该 YZ

(2) 间接组合

指两个实义动词之间有一个关联成分,表明前后动词之间的关系。这类组合后面的动词是主要动词而且都是趋向动词。前面的动词只要语义上允许并无限制。这种关联成分在方言

^① ŋe 是 ŋa 的施动形式, tʂhu 是 tʂho 的施动形式, ŋe^{ʔ12} 是 ŋa¹² 的施动形式, 以下不另注。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的认知基础和模块化

中不同，体现了认知的差异。如果主语要与动词的及物性呼应，按照后面主要动词的性质。趋向动词比较典型的还是“来、去”动词。其他如“使、让”、“变化”、“待、坐”等少数动词。例如：

ŋa ¹² t̥chu ⁵³ l̥e ⁵⁵ ka ⁵³ j̥o ¹⁴ ŋa.	我来打水吧。
我 水 取 QZ 来 YZ	
t̥cho t̥chə len kə n̄zo ɣ̄ɕe?	你要去打水吗？
你 水 取 XZ 去 TZ	
ŋa t̥chə len kə j̥oŋ ŋa.	我来打水吧。
我 水 取 XZ 来 YZ	
t̥chø ⁵³ ki? kho ⁵³ t̥so ¹¹ ru t̥cu? ⁵³ ci!	你让他去！
你 SZ 他 去 QZ 使 YZ	
t̥chu khəka n̄zo kə t̥chək ra!	你让他去！
你 他 去 XZ 使 YZ	
kho ⁵³ t̥õ ¹¹ t̥sup ⁵³ la t̥sy ⁵⁵ s̄o.	他变成了东珠。
他 东珠 QZ 变 SF	
khəka tont̥səp kə n̄zər soŋ.	他变成了东珠。
他 东珠 XZ 变 SF	

从上例可见，“来、去”和“变化”动词与前面动词之间的联结成分，卫藏方言使用趋向助词，表示前面动词是后面动词的目的，安多方言使用限定助词，表示前面动词是后面动词实施的原因，起限定的作用。这个限定助词来源于施动助词。古藏文文法中称为“具格”或“施动格”，也有这种用法，表示工具、原因和存在状态。试比较表示状态意义的例子：

khəka t̥shoŋ ɣ̄ɕək kə n̄dək kə.	他一直在行商。
他 行商 XZ 待 YZ	

(3) 间接和直接混合组合

例如：

ŋa hwet̥cha ɣ̄ta kə n̄zo ɣ̄go kə.	我要去看书。
我 书 看 XZ 去 要 YZ	
khəka hwet̥cha ɣ̄ta kə ɣ̄dat jot kə.	他看着书。
他 书 看 XZ 待 CF YZ	
ŋe khəka hwet̥cha ɣ̄ta kə n̄zo kə n̄zək ɣ̄go kə.	我要让他去看书。
我 他 书 看 XZ 去 XZ 使 要 YZ	
khəka hwet̥cha t̥cher kə j̥oŋ tha.	他要来取书了。
他 书 取 XZ 来 SF	

2. 实义动词和虚义动词

虚义动词实际上起表示语法范畴标记的作用，藏语中主要作为时态范畴和语气范畴的标记。如上文所述，这些虚义动词虽然作为标记，由于它们来源于实义动词而且依然与实义动词并存并用，因此还保留了部分原来的实义以及有关的语法属性和功能。主语与动词的呼应根据主要动词的属性。从结构上也可分为直接组合和间接组合。以下分时态范畴和语气范畴两类讨论。

(1) 时态范畴

a. 直接组合

与主要动词直接组合的虚义动词，作为辅助动词不包括判断动词，但包括存在动词。主要是jō¹⁴“来”、tso¹²“去”、tchō¹⁴“发生”、tshar⁵⁵“完”、taŋ“给、放”、jō¹²“有”等。除了jō¹⁴表示未完成动作，其他都表示完成动作。例如：

ŋe ¹² ze ¹² tshar ⁵⁵ .	我吃完了。
我 吃 SF	
kho ⁵³ kha ⁵⁵ la ²⁵³ se ¹² sō.	他吃完饭了。
他 饭 吃 SF	
ŋe ¹² thō ⁵⁵ tchō (tchu).	我看见了。
我 看见 SF	
tō ¹¹ tʃup ⁵³ ki ² ŋa ¹⁴ ce ⁵⁵ ce ⁵⁵ tā ⁵⁵ jō ¹⁴ .	东珠会骂我的。
东珠 SZ 我 骂 SF	
ŋe sama se taŋ.	我吃饭了。
我 饭 吃 SF	
ŋe kondzə ntə tche a taŋ taŋ.	我把这件衣服放大了。
我 衣服 这 大 QZ 放 SF	
ŋa ¹² ji ¹¹ ke ⁵³ tʃi ¹² jō ¹² .	我写好了信。
我 信 写 CF	

b. 间接组合

与主要动词间接组合的虚义动词，不包括上述直接组合的所有虚义动词，只有作为辅助动词的判断和存在动词。间接组合中的联结成分基本上来源于名物化词缀。藏语有像汉语“性、化、型、式”等这种活用的词缀，加在动词或有关词组后使动词和有关词组成为名词，如ŋe¹⁴（人，kha⁵⁵ la²⁵³ sa¹¹ ŋe¹⁴“吃饭的人”）、tā⁵⁵（方式，kha⁵⁵ la²⁵³ sa¹¹ tā¹⁴“吃饭的方式”）、sa⁵³（地方，kha⁵⁵ la²⁵³ sa¹¹ sa⁵³“吃饭的地方”）、ty¹²（时候，kha⁵⁵ la²⁵³ sa¹¹ ty²⁵³“吃饭的时候”）、cu¹²（“的”，表示要实施的动作及其所涉及的对象，sa¹¹ cu⁵³“要吃的”，kha⁵⁵ la²⁵³ sa¹¹ cu⁵³“要吃饭的那件事”）、pa⁵³（“的”，表示已经实施的动作及其所涉及的对象，se¹² pa⁵³“吃了的”，kha⁵⁵ la²⁵³ se¹² pa⁵³“吃了饭的那件事”）。这些词缀与动词构成一个语音单位，与复合词一样发生连读变调。其中cu¹²和pa⁵³有时态的附加意义，因此称为时态助词，与判断和存在动词一起构成各种时态范畴。从形式上说，名物化助词与动词构成一个语音单位；从语义和句子结构来说，判断或存在动词与前面名物化助词构成一个语法单位，作为时态或语气范畴的标记。由于它处于两个动词之间，我们也把它统称为联结成分，从功能上则称为时态助词。这类表示时态的助词除上述两个外还有ki⁵³（将要）和tso¹⁴（刚完成）。

动词加上时态助词和判断或存在动词能构成表示动作不同状态的“体”。例如：

ŋa ¹² kha ⁵⁵ la ²⁵³ sa ¹¹ ki ⁵³ jī ¹⁴ .	我将要吃饭。 ^① （将行体）
我 饭 吃 TZ PF	

^① 判断和存在动词都有两种形式，一种用于第一人称，一种用于第二、三人称，但由于主要动词的自主不自主、亲见未亲见、肯定不肯定等属性，这种人称差别会随着动词的属性发生变化，情况比较复杂，由于与时态和语气表达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不再一一分别例举。

ŋa ¹² kha ⁵⁵ laŋ ⁵³ seŋ ¹² pa ⁵³ jī ¹⁴ . 我 饭 吃 TZ PF	我吃了饭了。(已行体)
ŋa ¹² kha ⁵⁵ laŋ ⁵³ sa ¹¹ tso ¹⁴ jī ¹⁴ . 我 饭 吃 TZ PF	我刚吃了饭。(方过体)
ŋa ¹² kha ⁵⁵ laŋ ⁵³ sa ¹¹ cu ⁵³ jī ¹⁴ . 我 饭 吃 TZ PF	我还没有吃饭。(未行体)
ŋa ¹² kha ⁵⁵ laŋ ⁵³ sa ¹¹ ki ⁵³ jøŋ ¹² . 我 饭 吃 TZ CF	我正在吃饭。(现行体)

(2) 语气范畴

语气范畴与时态范畴结构一样，即动词加上语气助词和判断或存在动词能构成表示动作不同的语气。^①语气范畴只有间接组合方式，没有直接组合方式，即在主要动词和判断、存在动词之间要有一个从名物化来源的联结成分，即语气助词。语气助词有表测度意义的ci⁵³“大概”、pa⁵³“可能”等。例如：

kho ⁵³ kha ⁵⁵ laŋ ⁵³ sa ¹¹ ci ⁵³ reŋ ¹² . 他 饭 吃 YZ PF	他大概要吃饭了。
kho ⁵³ ke ¹¹ kẽ ¹⁴ jī ¹¹ ci ⁵³ reŋ ¹² . 他 老师 是 YZ PF	他大概是老师。
kho ⁵³ ke ¹¹ kẽ ¹⁴ jī ¹¹ pa ⁵³ jøŋ ¹² . 他 老师 是 YZ CF	他可能是老师。
tõ ¹¹ tʂup ⁵³ la pe ⁵⁵ tʂha ⁵³ tʂi ⁵³ jõ ¹¹ pa ⁵³ jøŋ ¹² . 东珠 CZ 书 一 来 YZ CF	东珠可能有一本书。

3. 实义动词、虚义动词和虚义动词

实义动词后可以添加两种虚义动词，即时态和语气同时表达。例如：

kho ⁵³ kha ⁵⁵ laŋ ⁵³ sa ¹¹ ki ⁵³ jøŋ ¹¹ ci ⁵³ reŋ ¹² . 他 饭 吃 TZ CF YZ PF	他大概正在吃饭。
khəkə hwetʂha ndon kə jod ɣdʒə red. 他 书 读 TZ CF YZ PF	他可能正在读书。
khəkə hwetʂha ndon kə jod nə red. 他 书 读 TZ CF YZ PF	他肯定正在读书。

(四) 动词的模块化

多动词谓语句中的虚义动词与虚义动词、虚义动词与时态或语气助词发生语音的减缩变化，成为一体的语音单位，表达时态和语气，相当于“词化”，类似汉语的“儿化”和“小称化”的语音变化。有的模块化只出现于肯定形式，否定形式则恢复为原形；有的只出现在疑问形式，肯定形式则恢复原形；有的只出现在第一、二人称，第三人称则恢复原形；也有与句末语气助词一起减缩的，同时表达时态和语气，这种现象是少数。例如：

kho ⁵³ pe ⁵⁵ tʂha ⁵³ ta ⁵⁵ ki ⁵³ (<ki ⁵³ tuŋ ¹²). 他 书 看 TZ+CF TZ CF	他正看书。
--	-------

^① 由于句末的语气助词与动词连用没有直接关系，本文不讨论句末语气助词表达的不同语气。

kho ⁵³ pe ⁵⁵ t̥cha ⁵³ ta ⁵⁵ ki ⁵³ mi ¹¹ tu ¹² ?	他不在看书。
他 书 看 TZ 不 CF	
kho ⁵³ ji ¹¹ ke ⁵³ t̥si ¹² t̥i ⁵⁵ pa ⁵³ (< pa ⁵³ tu ¹²).	他大概会写字吧。
他 字 写 知道 YZ+CF YZ CF	
ŋa nd̥o y̥d̥e (< y̥d̥ə ret).	我将去。
我 去 TZ+PF TZ PF	
kəka nd̥o y̥d̥ə ret.	他将去。
他 去 TZ PZ	
ŋe sama sa ko (< kə jot) kə.	我正在吃饭。
我 饭 吃 TZ+CF TZ CF YZ	
虚义动词与时态助词、语气助词一起减缩的。例如:	
t̥cho ⁵³ kha ¹¹ pa ¹⁴ t̥so ¹² ka ⁵³ (< ki ⁵⁵ j̥i ¹⁴ pa)?	你要到哪里去?
你 哪里 去 TZ+PF+YZ TZ PF YZ	
t̥cho ⁵³ n̄a ¹⁴ la t̥so ¹² ke ⁵³ (< ki ⁵⁵ j̥i ¹⁴ pe)?	你要去屋里吗?
你 屋里 QZ 去 TZ+PF+YZ TZ PF YZ	

再如,复合的存在动词jo¹⁴ re¹²,实际jo¹⁴是 jø¹¹wa⁵³的减缩,原来应该是jø¹¹wa⁵³ re¹²。

上例中ki⁵³ (< ki⁵³ tu¹²)和ko (< kə jot)这类减缩是自由的,可以减缩,也可以不减缩;y̥d̥e (< y̥d̥ə ret)、ka⁵³ (< ki⁵⁵ j̥i¹⁴ pa)、ke⁵³ (< ki⁵⁵ j̥i¹⁴ pe)、pa⁵³ (< pa⁵³ tu¹²)这类减缩是不自由的,不能不减缩。jo¹⁴ re¹²已经演化成固定形式。y̥d̥e只使用于第一、二人称肯定语气和疑问语气,ka⁵³、ke⁵³只使用于第二人称疑问语气,ki⁵³和ko则只使用于各个人称的肯定语气。这种语音的减缩变化,主要是取前一音节的声母和后一音节的韵母或韵母中一个音素复合而成。如果是三个音节,中间音节省略,第一音节和第三音节复合。这些不同的情况体现了藏语模块化正处于发展的过程中。

三 余 论

古代藏语中没有两个动词直接组合的形式,现代的这种形式是联结成分消失形成的。这不仅是由于句法结构的简化,更因为藏语由于动词形态简化和消失并为了增加表达的需要,使用了大量辅助动词作为标记的结果。不少辅助动词都是直接加在动词后面,这种结构形式直接影响了作为次要动词的助动词与主要动词之间的结构关系,使助动词与主要动词也直接组合起来。一般的实义动词因为表达的需要逐渐语法化为表示虚义的辅助动词,不仅丰富了时态和语气范畴的内容,而且改变了句法结构,造成了大量新的多动词谓语句结构形式。从藏语方言来看,越是发展得快的方言这种辅助动词越多,表达的范畴越丰富。卫藏方言是藏语中发展得最快的方言,这类辅助动词最多,也是多动词谓语句形式最丰富的方言。作为辅助动词的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卫藏方言按人称各自分化,成为四个(判断动词j̥i¹⁴、re¹²和存在动词jø¹²、tu¹²),存在动词再分出一个(jo¹⁴ re¹²),共有五个。安多方言判断动词分化成两个,存在动词不分化,共三个(j̄on、ret、jot)。西部的拉达克方言都不分化,保留古代藏语原来的状态,只有两个(jin、jot)。辅助动词的多少体现了时态和语气范畴表达的丰富性和准确性。

现代藏语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加联结成分的非对等结构继承了古代藏语的规则。这些作为虚义使用的助动词和作为联结成分的助词大多有源可查，既有原来表示句子成分关系的助词，也有名物化成分，但由于这些联结成分发生了复杂的减缩和脱落的变化，有些已经很难再查到本源。比如表示将行体的助词ki⁵³，表示现行体的kə，表示目的、原因的定位助词ka⁵³，表示已行体的na等，很难再查到“本字”。这种作为联结成分的助词大多由名物化成分构成，从句法关系来说，是动词先名物化再与辅助动词组合，因此在语音上与复合词一样，动词与联结成分连读变调，也即动词与联结成分构成一个语音单位，但从语法关系来说，作为范畴的标记，它又与辅助动词成为一个单位，共同表达语法意义。这是藏语多动词谓语句的一个重要类型特征。

藏语多动词谓语句中的动词是非对等性的，因此，无论从语义和语法上都有制约，两个或多个动词中只有一个动词属于开放类，其他无论是实义动词或虚义动词都是封闭类，数量受到限制，而且很少。

多动词谓语句中动词的主次和虚实关系可以通过主语和动词的呼应关系来识别，因为藏语及物动词的主语要添加施动助词，存在动词的主语要添加存在助词。这也是藏语没有对等性多动词谓语句的一个证明。在藏语三个方言中，卫藏方言这种呼应关系已经不严格，康方言大部分地方已经没有这种呼应，只有安多方言还严格保留这种呼应关系。作为辅助动词的存在动词与主语没有这种呼应关系，说明了存在动词作为辅助动词时的标记性质。在其他汉藏语言中由于没有这种呼应关系，多动词之间关系的识别就比较复杂和困难。

从认知上说，多动词的主次和虚实关系取决于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在语言使用的过程中，这种认知会发生变化，比如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表示原因和目的动词所添加的联结成分就不同（如动词“来、去、变化”与前面动词间的联结成分）。这种差异不仅是助词本身的差异，也反映了认知的不同，安多方言着重原因，卫藏方言则注意趋向。

语法成分的模块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汉藏语言中它符合三种规律：一是轻重律，轻读的音节容易同化，虚义的动词大多读得轻；二是双音律，当语法成分模块化为一个音节后，与前面的动词构成双音韵律单位，而双音韵律是汉藏语言的一个普遍的语音规律；三是简约律，共同表示一个语法意义的多个成分，原来的理据性逐渐消失而不可再分析时成为羡余现象，符合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原则。语法成分模块化后成为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也即“词化”或“形位化”，改变了句法结构。藏语语法成分的模块化处于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已经固定下来，一些还处于两可状态并且受人称和语气的限制。

对汉藏语言多动词谓语句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语言结构的认识，在结构分析上互相启发，建立符合实际的语法体系，考量亲疏关系，还可以确认类型特征，推动类型学的研究和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瞿霭堂、劲松：《藏语卫藏方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
 瞿霭堂、劲松：《藏语语法的范畴化》，《民族语文》2016年第6期。
 瞿霭堂：《汉藏语言的虚词》，《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周季文、谢后芳编著：《藏语拉萨话语法》，民族出版社，2003年。
 Aikhenvald, A. Y., and Dixon, R. M. W. 2006. (ed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Oxford: 3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Claire H. 1990. On serial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VV compounds and co-verbial phrases, 288-315. In Joseph, Brian D., and Zwicky, Arnold. M. (eds.) *When Verbs Collide: Papers from the Ohio State Mini-Conference on Serial Verbs* (Columbus, Ohio, May 26-27, 1990).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 No. 39. (PUB TYPE Collected Works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021))

DeLancey, Scott. 1991. The Origins of Verb Serialization in Modern Tibetan, *Studies in Language* 15.1:1-23.

Givón, Talmy. 1975. Serial verbs and syntactic change: Niger-Congo, 49-111. In Charles N. Li (ed.)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47-112/ 149-188

Lefebvre, Claire (ed.). 1991. *Serial Verbs: Grammatical, Comparative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Abstract] Applying the approach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ulti-verb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of Tibetan from the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t first defines such constructions, and provides a thorough,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their contents in terms of their proper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typology, of their forms in terms of their lumping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es, and of their history in terms of their for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ibetan multi-verb predicate lumping

(通信地址: 100872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